

卷五

寒雲秘笈
珍藏之印

戰國策序

劉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
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
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
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
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
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
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



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
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
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
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
之後以思其德一作恩德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
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
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
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
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
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
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
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
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
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
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
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
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
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
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
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

之國五敵侷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
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
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
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
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
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
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
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
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
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

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
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
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
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
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
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
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
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
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
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

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

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

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刻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子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舊故次曾氏焉吳師道識

戰國策

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龍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

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子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
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
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
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
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
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
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
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
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
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

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
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 見前

劉序 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
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周定為首卷

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

彪校此書四易稟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知東
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
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
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嚴遂陽豎事有
差互說見周韓策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踈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

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

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群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

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
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
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
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
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
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
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
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
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
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
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

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者
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
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
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
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
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
氏譏之呂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
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
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

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鬪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

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蕪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

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
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
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
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
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
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
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
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
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廿一

魏一第廿二

魏二第廿三

魏三第廿四

魏四第廿五

韓一第廿六

韓二第廿七

韓三第廿八

燕一第廿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卅一 宋衛第卅二 中山第卅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校正凡例

一鮑更易策文元次殺亂欲從舊本則不見駁
正之意已著目錄于前今據其本疏辨凡注
之謬誤者抹之辨正則以正曰著之未明而
改定者亦從此例闕遺及他有發明者以補
曰著之

一鮑所改及加字并抹除字復存之或與一本
合而可通者從之而注其下他本字異義通
者以一本著之

一大事記與鮑說有當見或與今說有相發者
則見之不悉引

一地名等類大事記多取史記索隱正義說今
止稱各書或欲著大事記說則稱大事記前
見者不復出云見前見某策

一此書字多通借不可徧舉今於首一字著其
說後止注其字其可兼通者不注凡音切擇
難曉與易混者釋之或附章末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東陽吳師道重校
縉雲鮑彪校注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
周地也正曰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

河南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

王城洛陽周武王所營下都朝之商敬王徙都成

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徙都成

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徙都成

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鄩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

王以後所謂西周者豐鄩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

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
也何也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
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則
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
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
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
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

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
所載致伯賜昨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
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報王時東西
分治非也報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
正事記文並大按高誘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
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
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
邵子經世書紀報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
而為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即以
周為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商易舊次
此開卷第一繆近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
城為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
東周也說亦甚明昭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
左傳以十二月入城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
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
周即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為一
也即之此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
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
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徐
廣云周比亡凡七縣河南正統之緱氏此是合
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緱氏此是合東西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
出正東東西周雖分王實存策以東
西周稱決不當係之周雖分王實存策以東
係以安王報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故此
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
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
指東西二君故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
見如秦與周最章鮑止以嚴氏為賊一條
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時事又誤也鮑
用意雖勤傳會外謬者多並見各章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於此為五年殺俠累是也
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殺俠累是也
陽堅此作豎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山堅賊其君
哀侯韓山堅即韓嚴非嚴遂使聶政殺俠累事也
說見上而陽堅與焉鴻烈人韓策名堅道周
及韓策而陽堅與焉鴻烈人韓策名堅道周

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謂四馬所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特周之
駕駟馬所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特周之
此東周君也策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以
文明曰小國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以

留之之情告之謂周君曰正誣之補曰一本客寡人孤寡不穀知嚴

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小國不足字亦亦補曰疑在以容賊君之

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

而周君實為天子逋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

示天下乎正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都東周若

赧王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正曰

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

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

明事實難附鮑所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可

論者然無考者悉強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

王赧卒宋忠曰云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

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

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

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

武公則武公為臣明矣豈可合為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元在東周鮑據周紀改此恐有誤而正曰策

注周紀之疑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

莫反正曰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何不封

適專主也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左成楚人

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徵者可定其生地不可考

而仕國可見者則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楚

臣高注亦多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

困也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

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封之資以公若欲為太子

比左成告翦之辭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

為皆去音猶助也曰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

庸夫空臣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為之類猶似

若汝也言楚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
王之意然此健士也此亦成作翦語
語者居中國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國與國事以其
子使周則不居中國用事相國之便若出
而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謂齊王

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為或謂

仇赫之相宋云祝弗相呂禮云云禮之相在赧王
二十九年此則正當齊閔之世周紀赧王四十五
年有周君之秦客謂周最以應為太后養地五十八
十年不可定為閔王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最
為太子而東周又出最名無曰太曰王何不以地
齊周最曰鮑意此即上章事而上有五庶子之族
爾無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悼人以賂進周最

於周進猶左尚齊人謂司馬悼曰周不聽是公之智

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

令人微告悍悍悍請令一本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

此得事楚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

字說文同趙策類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賂進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

不肯立告齊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冶

說見前章此並無據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銷

鐵也函蓋其姓為齊太公田和也始

齊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

買劍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也高

之金折折劍也高

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則折將死函治氏

而屬其子屬屬同集曰必無告人獨知自知其良

因高注愚意必無獨知當作一句言今君之使最

為太子周雖以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契約

契兩知之今則獨禮記右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臣恐齊王之謂元作為借此當作謂君實立果

亦周而讓之於最讓飾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君

為多巧詐巧猶最為多詐言不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

哉非獨知之貨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使天下見

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正曰使眾

為君為齊之為去聲

秦令擄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甚敬楚王怒懷讓周以

其重秦客謂游騰周人正曰謂楚王曰昔智伯

智襄子孫瑤欲伐公由夷國屬臨淮漢志山作猶又九

高注狄國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

史擄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劉外紀夙繇

高注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遺之

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公音求字又作古吮

大鐘載以廣車道也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

故也受其鐘不桓公伐蔡也僖二年蔡姬沈舟盡

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

其實龍蔡無鐘鼓曰襲正曰此據左氏今秦虎狼

之國也貪殘其兼有吞周之意使擄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以二國為惑

戒也故使長兵在前戈矛強弩在後名曰衛疾

列為而實囚之補曰一本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

一日之亡國恐秦而憂大王為楚楚王乃悅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報王三韓

徵甲與粟於周徵猶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

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水經云伊水逕輝郵

有輝郵亭括地志云高都故城在洛周君大悅曰

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從以國事蘇代遂往見韓相

國公仲元作中下中正曰古仲字省索隱云

亦有諸國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應

有不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也倉廩空穀

所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不過一

月必拔之得城曰拔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

病也病猶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

與元作及正曰史作與及義粟於周此告楚病也

猶以飢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

拔公仲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

高都與周公仲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

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

於韓折猶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

入猶歸

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不通其使是公以
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通其使是公以
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中曰善不徵甲
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而略周君

義雍於恭反

薛公

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

楚懷二十六年齊韓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

秦此十七年也記報王二十年當閔王元年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而藉兵

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籍

其國來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

年取宛葉以北宛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

汝州為強韓魏宛葉為強韓魏今又攻秦

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

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迭虛實有時言不

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令敝邑周

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

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

情欲也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

秦以張韓魏張去音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

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而元作也秦王

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君令

敝邑以此患秦秦得無攻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

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

五十六

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恩

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三無

國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三晉

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薛公曰善因令韓慶

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

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補曰大事記穎濱蘇氏云秦昭王欺楚

懷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

文怨秦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難秦未有

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

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秦惟不

遇桓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

屈於不義者哉○為強為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還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借亦為西周

謂魏王哀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三

襄元年說見魏策此當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

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

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

則和而不利於楚宋聚廩庫曰邑

落曰聚如羸狐以利一本作到補曰秦若為秦魏王

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樊餘周人曰高

姚云餘下曾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

有為周字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

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所以

為之者魏雖多亡盡包二周東多於二縣九鼎存

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郊且魏有南陽鄭

小五

地三川河內修武注晉始啓南陽是也京兆山陽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龍門也諸本畢作犀當正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

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今秦魏

復戰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

地人也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元作待待有訛周之

得保持猶必不攻魏恐重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

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

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講和講讀曰講又曰漢史講講兩

字常雜愚按構構購購耕耕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

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

却猶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必因君而

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若魏不講而

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

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魏王昭以上黨之

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正曰韓魏必和周君反

見梁囿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而

樂之也綦母恢周人正曰謂周君曰温囿不下此

温屬河內言其而又近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

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然且誰怨乎臣為

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正曰韓世家

伊闕緣是故稱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而王

無之扞也扞無為周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

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

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

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

得併力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

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囿國事秦而好小利有

助則無國患今王許成三萬人為周扞秦與温

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卒之援而私元作

利補曰姚云錢本作私温囿以為樂得成公也必

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

數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

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而贏四十金贏有餘

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芒卯致温囿於周君也致送

而許之成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

事其君者也補曰為辭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周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曰左傳

惡據此則皆主君之臣周君稱又秦重秦之而欲

相者相欲得且惡臣於秦使人欲代是相所以必惡

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以順欲者君因相

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復說足也故使

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輕秦也公必不免自請以免

不可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成

事作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若且誅

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

邾者藺及離石屬西河邾屬太皆白起秦將武是

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得天今攻

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

有養由基者楚共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

發百中發發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

射也矣其意欲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善子乃曰可教

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

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正曰列女傳

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善也

此時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有鉤姚本作鉤拘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今公破

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

梁踐履也猶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

伍元作吾吾補曰吾字楚將也高注在周之山南將為楚王項屬然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

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迎伍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軍之重伍

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周君所以事伍吾

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吾得無効也效猶致也得實未王必罪

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楚請道於兩周之間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

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諸如七處不一東補曰東西周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除去

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韓魏必惡之惡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必

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

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王

周紀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

南其名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

久矣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也越度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

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

邑也秦也有言得交善周秦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

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

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

罷疲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

必疲同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

宮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

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秦飢而

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飢不經見鄭恃魏而輕

韓魏攻蔡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邾莒亡

韓哀侯滅之

韓哀侯滅之

韓哀侯滅之

韓哀侯滅之

於齊

魯鄒縣故邾也邾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

也陳蔡亡於楚

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

即恃楚不備之也

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

援引也故今

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補

曰姚本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正作最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曰東周當從

班秉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惠公封其子於鞏

周武公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

也而徐注以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

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邪兩周先亡至秦

莊襄元年俱滅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

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

皆為惠公時事邪

○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

忠說誤已見前索隱謂謚法無赧赧然慚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為秦賤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閔曰大事記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

曰夫秦之於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

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謀計猶不

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

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曰發師五

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

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

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

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

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

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

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沙

元作少當作沙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

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

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其日久

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

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

醯醬詭耳壺一本昆吾園器詭詭也可懷挾提挈以

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瀕然止

於齊者集韻瀕貌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

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

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左傳注步兵卒七

徒亦大槩械器被具械器械器之總名被具所已備者

稱此姚本已作日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

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也今大王縱有其人

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

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

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日洪氏

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

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

欲得鼎以見其

強不可以為無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報之七年

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電池二殺皆在竟內蓋控扼

之地○此據甘茂傳文表拔宜陽在次年宜陽

之役五月而不拔八年書拔景翠救韓在八年周

君謂周累曰補曰一本趙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

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材武者有粟

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眾臨山

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

秦補曰茂一作戊後多通羈旅也 集韻羈旅寓也 攻宜陽而

有功則周公旦也 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 言不留秦

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

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 楚戰而勝則無

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而時蓋援宜

陽之云補曰秦策馮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進所

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翠之不

謂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宜陽意殊不類恐此

勝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

句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既拔然後進兵乘其敝

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略以為利下文秦拔宜

則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

陽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救時言之爾甘戊

謂韓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

謂先戰固已預知之矣

也 乘謂因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

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者

棗 屬濟陰 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

於韓而德東周 德恩之也補曰為寡為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 襄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 按下

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欲韓出兵故略

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

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疾

也督使疾戰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

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種為謂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

河東周患之蘇子非代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

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

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無他種

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

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

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而受命於君

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

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

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

一為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豈顧其後奪

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顧其後奪

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

昭獻在陽屬穎川周君將令相國往性與

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

也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許令向

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

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
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周君曰善乃止
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鷹韓史疑即厭謂周君曰君何

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

使使周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

信周是韓不伐也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強巨

兩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

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

有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

二怨也下章次之曰鮑意尊周故謂行詐免難

所可怨與前注為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周糶秦韓糧食米也時秦救韓

傳糧也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

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

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

之故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秦曰君不如令王子謂蘇

君也此時與報俱王其稱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

故必怒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怒最而反是君

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

言易世也與黨與也君若欲因最之事與

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

最也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將以觀秦之應趙

宋句絕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

敗也報十八年三國表文大事記從之三國不敗將

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

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

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補曰一本則

賣趙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曰欲秦趙之

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皆相之視之不可

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則秦趙必相賣以合

於王也為周最謂魏王哀曰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

利正曰難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趙以兵

畏阻意趙不敢戰戰難先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先合於齊

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

王無人焉無主其事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

此士為之合與收齊魏與即謂齊齊而以兵急之元

言使得去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

兵則非合矣魏言其國形宜相依也而曰而以

謂周最曰魏王哀曰以國與先生與謂相之曰孟

子注學士年長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薛公文田故

者謂之先生主齊閔王也最嘗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立墓

主齊閔王也最嘗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立墓

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田文相魏時也下又謂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祝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主土恐缺一字蓋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不相與伐齊之意大事記報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為相謂其去齊相魏而公獨修虛信本善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為茂行美也明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信謂親之猶言為之此言群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仗特也猶言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行田文曰修虛不與伐齊信為茂行向明群臣據故主句虛不與伐齊與如字也產以忿強秦猶產猶生此節目也違秦不伐秦故許也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忿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而有變傷齊者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王遂伐之秦且秦為齊奴也言其為虛信矣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不事主如奴

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也田文曰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累也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累也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道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入齊齊無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怒以下以為魏言之為齊奴為齊奴也且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言最故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為齊所累也田文曰為王為救之為去聲餘如字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鎰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

康云二十四兩趙岐云二十四兩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

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

曰譴謫也周之祭地為崇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

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

以求援不可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

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

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

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

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於

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終窮或且為大人

者此指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

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

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以楚權復

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二

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故宣王時宣王二

策五國代秦魏欲和杜赫云在楚懷王三十年

當慎觀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報王三十年書

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王二年至五年則翠之與赫何

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補曰策隘阨字通此當乙華反周

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於見其隘留其行進有人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

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處

聽偵候之東三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下衍重周

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

言善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不可
之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謂收
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是

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元作昌下同此昌元作昌下同此他亡西周以罪去之

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東周大喜西

周大怒馮睢元作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

斤馮睢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昌他為反間書

曰告宮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

也亟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

白注少父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楊雄曰

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東

周立殺宮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

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西周甚憎東周

常元作嘗嘗補曰當作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

賊公因宣言東周也揚也以惡元作西西周

未詳字有說之於王也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

賊已此翦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

則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善翦則楚亦

周衰若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

乎所守

周最謂呂禮

凡九年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

孟嘗傳蓋魏二十一年後也正曰呂皆齊人此類

無據當缺晉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

○注奔魏據秦紀按穰侯傳相秦欲誅呂禮禮

出奔齊大事記從之歸秦據秦紀及穰侯傳按秦

紀下接齊破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

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遺穰侯書勸秦伐

齊而禮亡事當在齊滅宋前大事記書於報王二

九年然解題亦據紀為說正曰禮自奔齊至去齊首尾

謂後六年來歸則未改也正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

請令齊相子正曰免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子以齊事秦

必無慮元作處正曰前後章有矣子因令下衍周

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

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文曰周最於齊王厚也王閉而逐之補曰史秦

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云云○史周最於齊至厚

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

謂策得之聽祝弗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

一本祝弗聽祝弗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

齊合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爾注據史補二字然

本欲取秦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

弗與呂禮重矣言二國合則二人重於齊視史語簡而

平

所

守

周

最

謂

呂

禮

凡

九

年

呂

皆

齊

人

禮

以

秦

昭

十

三

年

奔

魏

十

三

年

奔

魏

十

三

年

奔

魏

十

三

年

奔

魏

十

三

年

奔

魏

十

三

魏策周最入齊秦讓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趨趙而已趣即趣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爾魏策載周最害文乃對秦伐齊呂禮士後文從其計而齊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此策云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收周最以為後行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秦收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舉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本厚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又禁天下之率率猶攻之信反也正曰齊用禮以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合秦取信今反之使不合也齊無秦天下謂從齊禮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齊無秦天下合則弗禮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正果字當從史作集謂齊無秦合而秦趙魏合則天下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相禮弗走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禮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為其國傳有正曰此章

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易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考欲深取秦也補曰深取之深秦得天下則伐

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夫秦見上此下

無秦字尤明矣齊合則趙恐伐秦伐故急兵以

示秦趙兵秦以趙攻齊與之齊伐趙之猶其實同

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必不處矣不據齊理同

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故用祝弗即天下

之理也言天下必將歸秦正曰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

籍恐客之傷已也後工師籍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

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毀人工師

籍非端人也德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

後書訓皆免士字士補曰疑衍姚工師籍相呂倉

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說亦不謂周文君曰國

必有訓譽也訓謗忠臣令誅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

時以為臺而民非之見襄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

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民非子

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七元作七市女問七百

居之曰曰宮中為七市女問凡七百也國人非之

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也以掩桓

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

仲欲掩公之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

而齒見譽者於弒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

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漢高

帝繫治蕭何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

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温人之周温時為西邑綦母恢請之周不納並東客

即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

問其巷補曰韓非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

不免卒相

温人之周也

即對曰主人也

問其巷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

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

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與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而無考而又知趙之難子

不敢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懼伐齊韓字韓補曰

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

墟墟虛字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

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公東收寶於

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徐為之

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隙

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

也令字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使無多

割割謂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

齊此秦制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

傷乎正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秦必各趙能無

也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不得不聽秦趙聽

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魏地後西土元作止

上西字姚本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秦地

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亦大傷覆元作

復補曰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是何計之道也

言非計此策最為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

石作右右行秦官也 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

鞅惠文五年公孫行昭襄十五年 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待之謂周君曰謂之秦君

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秦欲卑周爭者爭

爭必得矣 補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

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

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

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

即係秦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

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

特邦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

七國並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

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溥熙

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卷之四